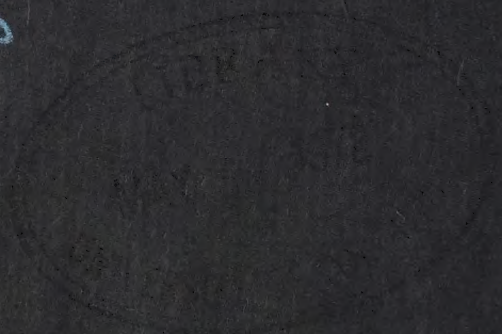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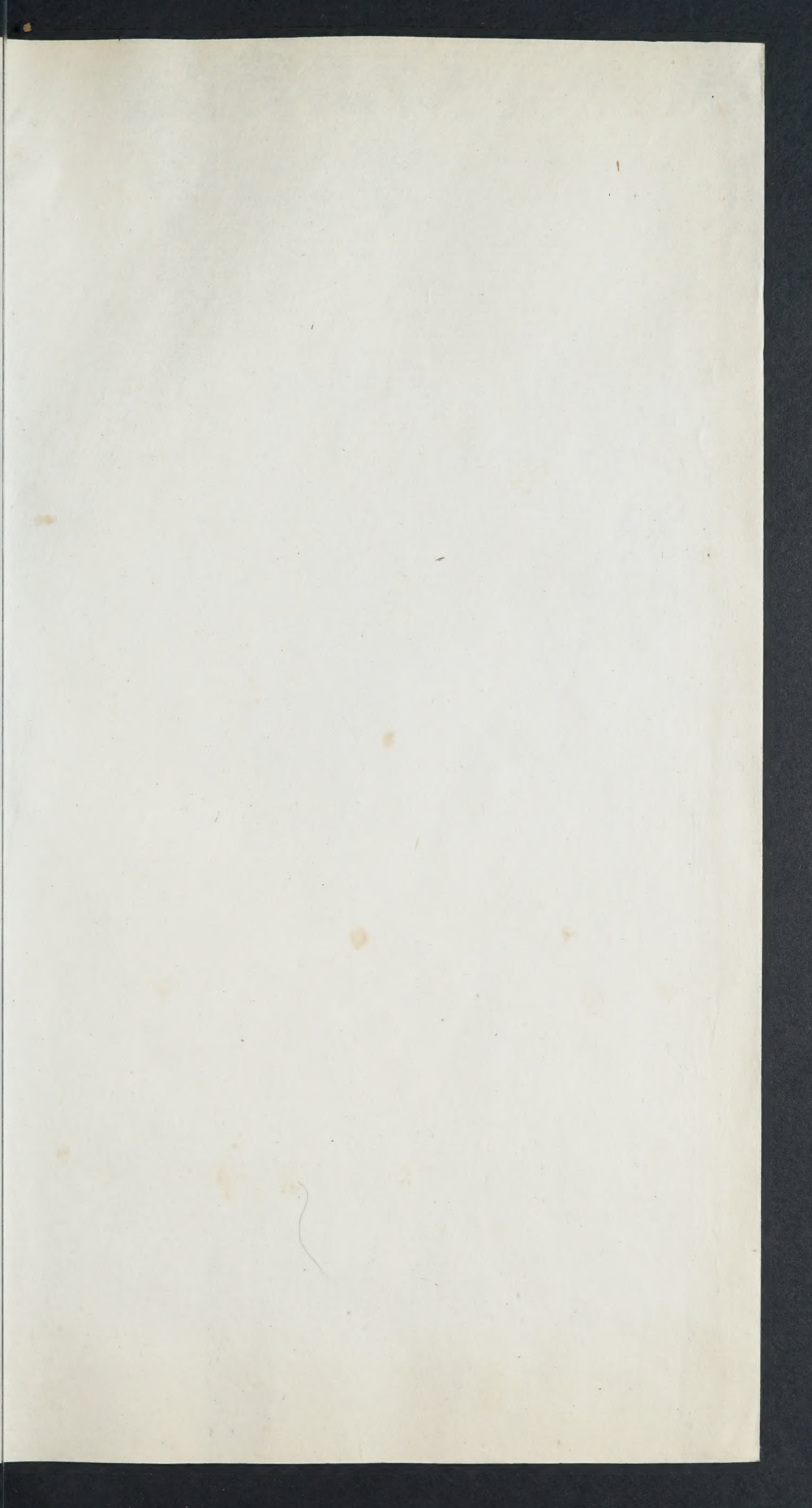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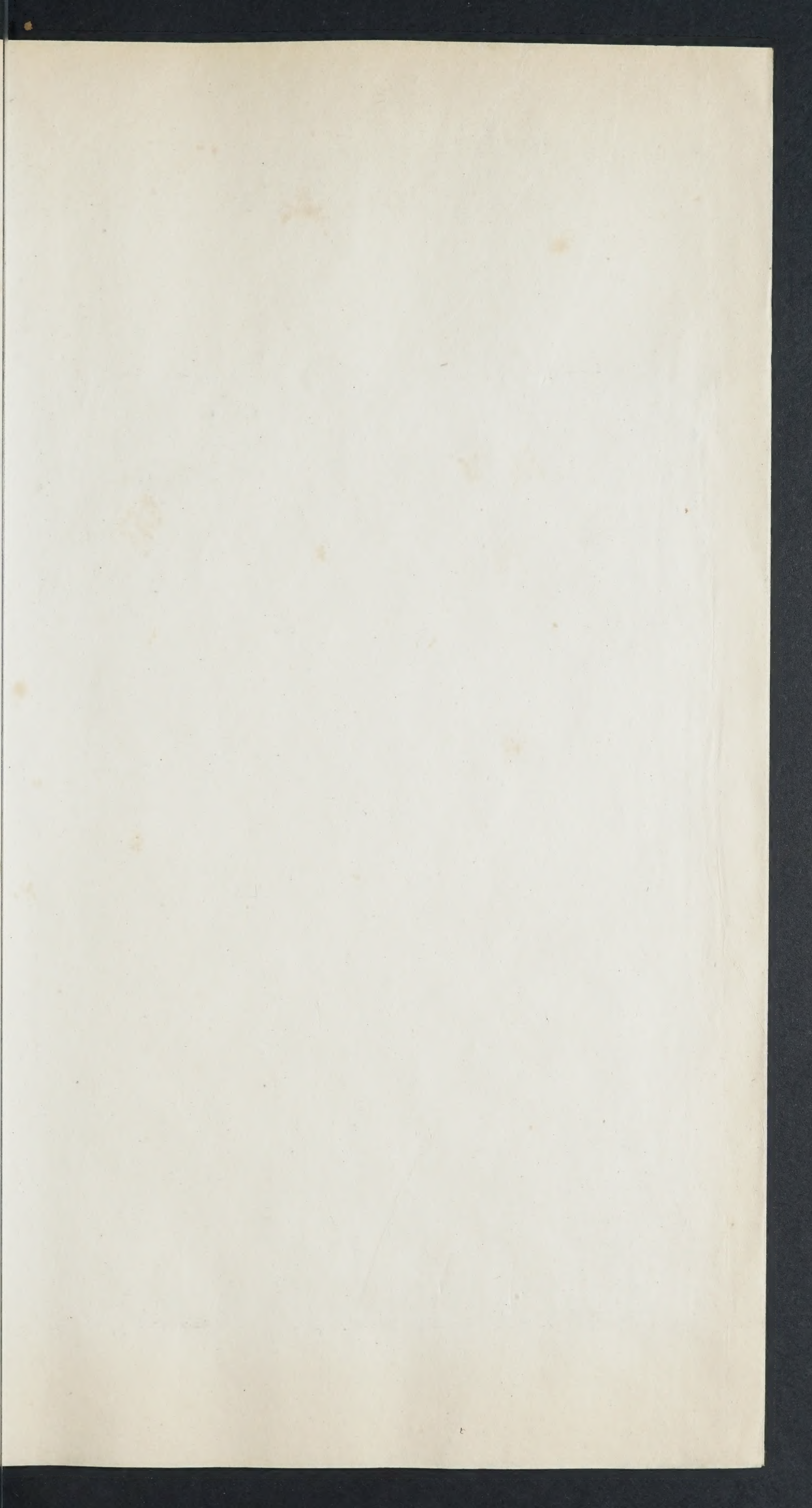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幷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棠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葢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

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
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
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
代葢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
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
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
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
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
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
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

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揄㨾推明中庸大學
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
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
彦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
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
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
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
初事吕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
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
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本葉
味道對策卒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
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
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
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
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
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
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
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

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
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
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静學者遊往
往令人自得葢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
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
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戸各異而朱
子所謂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
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負出千古不可
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
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

著則伊洛閩粤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
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湻氏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
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于夫
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
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
之定論也吕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
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
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吕子皆同心勠力以閑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舘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與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扶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葢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眞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

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

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
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
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
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
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
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
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
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
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

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寍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葢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

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㒓續樠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塗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覩綠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藪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眞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益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

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葢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簣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

者乃曠絶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絶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歷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覇天下越垂絶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

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卽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彊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彊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

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繇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葢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戸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葢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

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

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
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
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
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
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
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儗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
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
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
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誠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
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鼃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氷者篤于時也曲

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閉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

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葢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葢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

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二代之所
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
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
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
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
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
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
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
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

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
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
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
以賢良對策皆傅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
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
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
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
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

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寛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巳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

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某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盖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刺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隳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曾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

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挑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

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忩戚宦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即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淸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

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令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須欲矯弊而不必

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儗之政論則須爲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已從衆違欲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

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贊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際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

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

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亟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葢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著論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

業此其尤諳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强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眞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莱成行瓶甂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眊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

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
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囏矣
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
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
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
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
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
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邱門之入其
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
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

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

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

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

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

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

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

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

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

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舉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

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

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

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

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歿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𡽪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

尊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
元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祕謀密
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
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
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
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
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
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
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
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

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貞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

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

俱顯者則房桑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
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
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决大策以安社稷
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
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
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
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
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
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
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

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葢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

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初謚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

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娼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維爾性含湻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

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寔由

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

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竁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

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廼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埸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掇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晉從
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
譽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
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
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
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
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
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
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如臣
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

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

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歷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鋒鋭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

也然沈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己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齔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匡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官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傅付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

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葢二百年於
兹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孽孽或萌殆不能不
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
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
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類仍其
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
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逋者雖稱裁
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兹欲議兵食之省而練
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逋者稍
已怙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兹欲杜攘奪之源

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袽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井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

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
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
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
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
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邱侍文華殿侍文樓
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
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
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
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

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閤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

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鵞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掊譎不相入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為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彊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愼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眞自定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

遐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元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元之書要以贊易非别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元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

故以太元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能圖延英之所庋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葢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

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饘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

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饘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愼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

才思即已發輿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宏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宏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賛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葢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倜佹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温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

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此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

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
若夫北紀與□□爲界□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
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
之世戎□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
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
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
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
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

城□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
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以下六首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
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
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宏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
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
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
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襲緒新令有九陣圖
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愼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温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鬬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彊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眞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楙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擣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劒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兹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葢僣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

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與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葢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

土俗之渻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敎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以下三首長興試士）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强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

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
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
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
何也己卯眞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
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
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
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
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
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盡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兹來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吳郡後學何平金望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駁夫至于皂師皆員遷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
出戎馬一匹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
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
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邱甸之馬蓋國有

賦調民自具馬以節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
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
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
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
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
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
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
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
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
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之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
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
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
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
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凉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湯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巂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凉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元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凉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夔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

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
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
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
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
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
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
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
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
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
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

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

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
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
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
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
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
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
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
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
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

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也秦之先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㴸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元池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

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
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
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
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
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
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
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
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
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
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戸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兾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廄二坊及上下監外
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
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
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
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
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
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
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
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
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

令馬政不修吏無著劾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
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
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
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
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
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
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
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
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
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
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冐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熈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令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熈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

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矣先是文彦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
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
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
者巳千五百户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
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
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
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
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
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
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

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

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
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
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
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
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
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
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
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
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
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

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入免納錢之害國收牧
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
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
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鎭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
監皆復初熈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
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
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
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
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鈞等建議凡授民牧
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

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罷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

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
募牧馬者爲戸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
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
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
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
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
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
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
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
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

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
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
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
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
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
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
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
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
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
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

西廣鋭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
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
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
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
熈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鎭
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鎭戎保安
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
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
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
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

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邱非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陿無所齕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眞

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
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
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
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
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
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
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
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
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
陽羣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塲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

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
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
而練習防□□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諭之　上又
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
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
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
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
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
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
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

境爲□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
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
利益制□□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
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
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哉又命曹國
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
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陜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
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
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
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覘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

此葢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
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爲中國
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
北鄙之慮尤加愼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
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旣驅元主還幕
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
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
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葢
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
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

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
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
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
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
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
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
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

其屬有六廄及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廄而漢故時六廄省爲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丞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

氐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叙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

監惟或乏之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葢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

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十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圻陊藩級蹶圮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閎啓閉以時過者祇肅

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洼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葢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旣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駪駪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會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元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

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

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令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

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耿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
馬草塲餘地之租凡賍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
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
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
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
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
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
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
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
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葢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額額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葢時寺額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至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廄若具文在我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舊刻[illegible]職官以下四篇別入雜著今以其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王緝基緝植訂